九籥集

祭馮元成先生文

嗚呼自先生之遊九京也四海皆謂　朝廷失一老成文章失一司盟乃澄更有隱痛隱憂不在老成司盟而在世道夫世道之隆替徵于陰陽而理徵徵于風俗而遍變故先王於陰陽風俗委之𨖷輶封疆之臣而屢採五方之音以觀王風王風者田畯紅女成之文人騷士飾之而所以養文人之生氣生色者非二三賢士大夫不以聞之君父互相吐握默致太平之治者乎澄生也晚聞知者爲弇州先生若李本寧馮元成先生則從遊最久三

先生皆噓吸兩漢吞吐六朝其視前代曾無有偶俱之者而下士若渴四方士歸之如大海之納百川士得三先生一札則羽翼生一言則寒灰舞因是以發舒其意氣遊行公卿閒藉吟咏以代從橫家言恃脣舌以代古任俠士其最下亦能使酒罵坐公卿率以三先生故多優容之夫優容一狂士似於

國家之元氣無關然四民惟士鍾宇宙鼎靈之氣士數奇於制舉而援戈貫弓又不忍低眉人前不得不借文詞以洩其忿懣不平彼不平之氣每好凌人有三先生覆露之因得海內縉紳先

生優容之則不平之氣皆轉爲陽和何自而不生太平之景色觀于　今上辛卯巳前可知巳自朝宁之間不知何意而沮尼三先生于是縉紳之抱奇才負盛氣者逞衝車馳突騎欲以偏師抗衡三先生先生雖不屑與校然所謂狐嗥其穴斯文之不祥起矣天下之能搦一字成一韵蚌蛛初孕崑璞甫攻無不起而與三先生爭糴毒逐三先生憂譏畏譏倢堅壁深溝以御輸攻又何暇養士而縉紳之偏師亦罕墨守所以然者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而不㲋養士之益也尤有異焉宗京山則攻瑯

琊宗華亭則攻京山宗李禿中郎伯敬則不持一
挺張空拳奮䒾足以侮三先生騷人墨士從而効
之雅道淪亡矣無何王先生卒兩先生浮沉仕路
文章之典刑幾無以自存而士之窮困來歸兩先
生者若瘖瘖之禽聞鳴弦而殞安能附青雲之士
以自致霄漢使翰音戾天哉不過如振羽之蚩附
砌成響其音細矣細甚則民不堪闗係豈淺淺哉
向令縉紳之抱奇才者共尊三先生三先生不惜
齒牙奬借時彥四方之士庇兩先生宇下雲附景
從加以　聖王之教育賢輔之吹噓以暢適其神

情文章詞賦當有傑出于　世宗之朝雍和之風成而明良之頌奏　國家蕭瑟之氣未必若今日也今海內諱言文章之日久矣縉紳之號爲好士者遇能誦邸報數章識權要數貴人則謬爲恭謹不惜杯酒延之上座　其最上客能陰陽於時局則稱俠士如是主客在黃髮而口尚乳臭亦能勉之果可謂能養士乎爲其所養者果可稱文士乎俠士乎而文章之士焉得不徙業乎今天下奇士不屑爲古文詞矣乃壯夫少年舍制舉外又無所以耗其雄心設有若唐季之黃李者求一逞其

志患且不知抵止則世道何可一日無兩先生爲文士之四豪哉夫兩先生爲　天子養士氣生士色士皆相忘於寰區而縉紳士大夫亦畧而不察則兩先生之默有造于　國家非淺鮮矣噫當今四方多事苟當局者存兩先生好士之心何患不得國士是文章外更有好士之道在所可痛者自以爲姬公復生而不知姬公成東征之功在吐握今縉紳非特不能吐握也含蜮沙攫鼠社竊故交於几上爭相割烹庚幾一嘗以狗食指其人更出驕吝下萬倍令天下之士傚效成風禽心獸腑豈

僅羽毛哉此澄所以既爲馮先生痛而又深爲
國家隱憂也嗟乎自文章之道不尊使才情曠世
若董先生玄宰不專志詞場而游情于藝圃天下
慕其才藝忘其文章又并才藝嫉之致鄒毘陵先
生輩皆弃文章而托于他好若此而文詞士安得
有生氣生色乎無惑乎頌聲之不作矣人知先生
爲文章宗盟而不知先生憂　國最深故澄不以
文章痛先生而痛失好士如馮先生者爲　國隱
憂如左雖然士有不屑受人之吐握其人雖姬公
豈得而吐握之哉吾未見其人其人亦未易見也

九籥後集

華亭宋楙澄湛令甫著

海陵李思睿聖基甫校

楚遊五記

遊石照山記

江至武昌西城而南折是爲黃鶴樓枕江西嚮當西流爲白沙洲屬漢陽疑劉公洲也稍南爲金沙又南曰鸚鵡俱屬武昌樓下刻呂公黃鶴樓詩亦寫翁照俗筆都無靈氣登數十級而呂公像在焉稱眞武臨翁肩關聖靈官傍立握槊卓刀若欲斫

翁肘腋是何典章而不經如是又登數十級而最勝悉具是矣雖昔人巳乘之作似未盡美况太白所不得道而敢贅言哉然無柰雀糞之加佛也槪言黃鶴之勝在迅流南决帆不及止檣不遑撓紅蓼綠楊偕白雲飄渺于天末晴川鸚鵡安能平分南北與仙子文人爭此一衣帶水哉樓前有臺壘石浮屠甚壯臺陡不可下從漢陽門出爲觀音閣可俯江流臺之南鐫石曰湧月東一亭亦據江之勝乃徐子卿爲太白解嘲而建也自亭而東便可升石鏡亭而館人爲羽流私人以間關欺予輿人

邪之復循故道由武當第一宮而入曲折再三瞻三清眞武閣絶不爾雅啟鑰而登石磴百武至呂仙亭翁坐而橫笛具食肉相非以棗脯生者中刻翁養生歌歌載純陽集中亭外復亭曰仙棗下當絶壁樹棗數株安期匿之耶何之纂纂也西下建亭僧憨山榜曰石照山宜仍舊名亭而不當稱山石鏡山江楚多有之而非此地返自呂亭陟岡而東樹影藏形可免觭人呵止蓋山前爲按察諸廨山後又當武昌之陽至鐘鼓樓山脉中斷北爲方伯署東則繚以墻垣疆楚府禁園不可問矣山名

黃鵠金竈玉潭信成冥窗心結青松客情永慕而已北爲鳳凰山歷覯武昌近控蘄黃遠制荆襄扼其吭易於消萌杜孽則楚藩之設豈特無專饗文武之功脣讞遠矣守仁華趑肉足食哉安不忘危揚水葛藟於茲三復

遊洪山寺記

余抵武昌旅鐵佛寺叅禮諸佛曁阿羅漢相皆鐵寫妙極人工蜘蛛井堙佛座下紅袖白衫翩翩而來不可復矣寺僧明若稱九峰洪山之勝九峰爲無念道場程遠不可問洪山在望謀躡屐焉會友人李進卿招飲因請挈榼洪山進卿許諾明晨乘肩輿出南門邀進卿東經社稷壇壇多古樹中有渺木半作赭顏行數里渡石橋而南山漸高久之至長松下松數十株長者欲飛幼者若舞似爲岳武穆樹而疑其多由兩廊石級而升越天王殿至大

雄尊處爲殿九楹生平所見未有弘麗若此者燕
中秣陵方斯劣矣相傳取楚王殿材制亦規焉而
不志之何也讀庭中碑知開山爲靈濟禪師唐廣
德中因五臺山僧不容有老人云遇隨而止遇洪
而留因至隨州住大洪山居人張武陵禱雨將宰
牲祠龍師請免牲代爲祈雨雨後不出武陵訪之
師猶入定蛛網眉間武陵因捨山爲寺師昔祈雨
以身許龍至是截體踐諾白血併流師既示寂留
足鎮山元世宗南征登山四望見是山有大神狀
若禪德詢知爲師遣使至隨迎足入燕供之大內

勑於此地建洪山寺仍送還雙足至許州足重不
能舉遂留許州於是爲隨爲江夏爲許州香火咸
稱洪山其說與隨州圖經互異是山蓋八分山也
升後岡至空香閣徑開嘉樹中幽邃鮮儷因登浮
屠悉甃以磚寛博可內外歷抵第六層循外四周
其東高岡翳之有大樹婆娑獨立疑武穆所樹北
則臙脂潔城繞若屏帷江流分於山外間不暇詳
目難遍極西爲鸚䳇諸洲咽江而遲其駃南突培
嶁曰鉢盂山山前湯孫河即八分河也長堤綿亘
緘湖再三無柰魚鑰重開波光頻漏使置吳越之

間不煩點綴而西湖財瀆之妙舞清歌將借畫舫悉移此地矣昔吳大帝欲移鼎楚中帳下諸軍旣歌不食武昌魚矣侍臣猶慮其不忘江夏復作建康錄云武昌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分八字數不及九蓋指此耳夫八分肇目强名爲眉須煩石鏡之照即湖擬眉分亦令章臺京兆欲畫難成况代易滄桑曷容膠議要出妬婦之口安足爲楚都病哉東南山曰六老鹿泉寺在望白頭大塊疑從此而南卓刀飛錫亦髣髴入九峰矣抵塔絕頂叅禮諸佛盤桓良久循堦而下余自辛卯登

秣陵報恩塔嗣後多病常疑足力不任今賈勇而登息無一喘竊喜五嶽尚可尋盟進卿設腆饌於方丈飲酒極歡締莫逆之好至晡而散由北麓入東門道經武穆祠張王會之万俟皆反接祠逵醉眼甚快惜不及箠之若武林三罪人跽於墓中不可擊矣武林有婦人焉會之配也乳光如鏡爲人所摹倘老虜中安得有此籢弄哉天道好還民遵直道三代也

遊大別山記

禹貢內方至於大別左傳載吳敗楚師即此地也余於十月五日自武昌晨興渡江抵漢陽漢川門登晴川樓南望江夏最西爲黃鶴樓其次石照山又次黃鶴鳳凰梁城諸山晨霧障之佇以俟其開始如畫之未中如畫之王終如畫之李矣北爲鳳棲山府署隸其下東則大別障之其西大江所吞吐也樓取晴川歷歷之意樓居百雉之上漢陽城不啻一丸泥矣下樓而東不二里至大別南磯謁禹王廟因登晴川閣亦曰朝宗樓樓凡三層其形

勝與漢陽埒東北渚曰龍嘉湖西北曰鳳凰山湖煙輕籠山勢昵就似又漢陽所無折而東下爲含碧亭鐫石題曰江漢朝宗又折而下曰觀音磯羣石萬頭如獅象黿鼉起伏江畔士人因爲釣磯坐而網漁者若而人洵可羨也頭陀四五延予登閣坐觀江流居然有萬里之勢昔劉定公會趙武於洛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以今觀之豈特伊洛哉宜九河疏鑿之處在在血食而禋祀鈌然至元世祖南征抵江夏登黃鵠山北望大別顧問士人何名對以禹貢所載又問仙棗亭磯對曰昔有仙人

吹笛於上又問是仙名何對曰呂公世祖深悅蓋誤聽呂公爲禹功也又以治水告成於平伐有合因勑建廟大別禹功因呂公而彰亦甚奇矣陶元亮譜書甚誤以誤有新得觀呂公之對陶豈欺哉漁人指山巔古道若跛跡不能登府中郎官湖亦長年爲政不及望而返甚矣薄游之不能漫也楚人呼大別山曰龜山黃鵠山曰蛇山因形似耳龜峰山屬黃州府麻城縣舟行數里停棹涉漢口乃入襄陽路也沔口在漢陽西三十里漢口與湞水合沔乃古滄浪屈大夫遇漁父於此漢沔合稱誤

失洸吟曹公赤壁事久之豈荀劉諸君謀之疎耶

抑漢鼎將分特借周郎孫劉景也悵然而別

遊赤壁記

楚之為赤壁五曰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昔周郎敗曹公處唐元和志云在蒲圻縣西北對烏林故南名赤壁今其地屬江夏圖經以為江南信矣東坡所遊者江北黃州之赤鼻山當蘇君時江水直齧山下元末江漸成洲襟帶數重益增此地之勝土人目為磯窩河後官黃州者念東坡所至輙有西湖因改磯窩為西河以補守黃之缺其勝果屬於西波光千頃下臨絕壁北更空闊淺處輙成沙堤綠楊寄跡焉亦亦腐鶩之逆旅也似不必借勝

江流而江流煙景皆勝目於此榜曰西湖覽勝西下數十級曰白龜潴爲毛寶放龜處下數十級亭曰水月上豐下削瞰之生汗石龜向江宛然欲逝西北走陽邏道柳色未衰楓林間出疑美人紅袖渺渺招予轉登觀音閣下供子瞻像青揚美少年也于思拂衣領間飄然如純陽之侶傍列赤壁二賦登梯抵中樓足遠眺矣而勝未覽也最上一層則漢陽武昌歷歷若孔雀開屏於西南而西山尤徑遥想所爲九曲精舍今猶昔耶北望羣汀寒鴻與白鷺不分主客而居厲忽努翼悲鳴鸞亦羣擧隨之

黯然興平仲善交之思返自前堂堂故南嚮刻公
滿庭芳及清夜無塵九十日春光三調葢東坡當
年宴遊處也今生於今日此堂幾爲前魚矣公不
云乎曾歲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更數百
年安知此地不更勝於西湖耶六鰲失戴大海揚
塵良不虛矣黃州無権吏自　今上始籍關門之
征少緩長年督促克遂勝遊　天王聖明更似有
度越千古者

巴河觀紅樹記

楚黃蘄間當三江口之東土人曰巴河乃下巴河也上巴屬黃之羅田縣當下巴之口有山五支北來甚武俗呼五龍奔江宛如渴而得飲歡然相顧忽欲渡而未能者中支祠張眞源以其有保障江淮功也土人祠之謹村居大都三老間有士人余之入楚也泊舟河濵遇雨不可行謁張王廟見六頭陀蜀黔江右不一有高卧者有持針縫衣及趺坐不起者叩竈煙所寄不食二日矣問不托鉢則曰雨若沾衣將餓復增寒余甚異之故與談論蜀

道移時日且没而言笑如故且曰餓是尋常顧居士未經鍊七耳因傳辟穀術俗居効之則死耳令蒼頭持冊中粥餉之相揖而別嗟乎孔氏不怨不尤傳於遊衲陳蔡行歌方此豈有異哉是夜托宿於長年李氏李氏昆仲皆少年具壺漿雞黍執主人禮恭而不僞似季路之遇丈人及反自楚復泊巴河夕陽在山振衣北岡時屬霜候紅樹萬千近者亦在里外若美人欲來不來招之無術羌非執禮而明詩何可望不可親耶親之亦復索然非如名花之可把若紅樹者其不可得而親疎者歟良

足法矣自今以處紅樹者處人浸假而身爲紅樹焉往非交道師哉不特交也以紅樹方美人更大有會一薦枕席味索然矣仙客桑中不若無雙之在禁掖押衙諸君未可以語遠也一切紅妝皆全紅樹可以觀矣五支之最右者環水而居別分汀岸屬黃岡其四俱蘄蘄水返自舟中新月侵舷據客子枕上榜人行歌相屬鼓棹江流不勝楚人之悲亦喜其歌忘此身之作客因作一律紀之

九籥後集

華亭宋楙澄湛兮甫著

武昌李𢈈選進卿甫校

江楚雜詩

將事江右婦烹伏雌以餉感百里大夫事作

烹伏雌行

金烏秡翼虞泉西寄語三鶏換碧雞碧雞夜啡陳倉谷三晉神靈盡號哭中有亡臣作俘虜忽略飢寒不知苦薄言詰旦事長征緝軼縫衣不暫停出君寶劍爲君佩拂火如拂天漢星念君出門須一

飽顧視室中空若掃竈下伏雌忽自起延頸門邊
若請死爲君死獲千秋名瀝血釜中何必生三杯
太白一杯羹仰頭叫天天垂情遥看黄石爲前導
抵掌秦庭奪玄造鼓翅一聲白大東綺翼散霞海
水紅遂令關東如連雞玉璫翠羽不成栖不是雄
鳴飛海外同羣終日駭靈犀

渡錢塘寄故鄉

湖海豈易涉出門不畏人無言復宗黨有恥謝靈
神意逐風雲遠心隨歲月新名花千萬樹切莫負
三春

自嘲

山中雨後藥苗新倚杖尋來可療人何事仙翁貪
跨鶴蟠桃幾度不沾脣

贈萬儀部次公

昔年燕市屨霜蹄回首雲霄驥自迷未折披香庭
內樹先燃天祿閣中藜心依北極頻瞻注情寄南
枝未定栖何事至今進御李登橋相約次公題

寄懷劉中丞

屢逢小敵爲提師桃李猶含雨露私秋水西湖清
禮樂春濤東海卧旌旗欲趨講席探名理敢聽宫

袍復後時敵事當年嚴衮鉞蒼黎方切泰階思

哭曹伯樂

今古無多恨英雄與佳人所痛在英雄佳麗詎足
陳憶昔孫伯符羣彥孰與倫一朝志不遂天下竟
三分我師人中瑞秉鑒南國文鳳凰將九鶵矯矯
俱出羣六月息南濵三年羽翼新允矣來虞廷覯
此五色文一旦摧雙翮含意不獲申嗟我同門士
膠膝愧雷陳豈其乏素車偃蹇湟黄塵游閑走四
方風霜艮苦辛音容既永失夢寐徒相親功名匪
介意四海多未仁南望肅晨風杯酒聊奠君攬衣

步庭際撫劍空傷神

發章江肯朱叔熙

何處藏名更有天今朝又泛武昌船黃蘆夜月家千里青箭寒燈客十年湘水嚮人分作淚吳鈎入夢不成眠此生萍梗渾無定驛使梅花莫淚傳

武昌寄和劉玄度

二十年來鬢欲霜及門今日始升堂芙蓉露泣疑龍夜青桂秋凝羨兎香才子挂帆神欲助酒人燒燭興偏狂逢君謾說延津事夜夜光芒在斗傍時雲

居師
已竣

其二

孤蓬出沒半雲霞夢管偏宜住百花五夜校書煩太乙微詞非玉愧東家西山為雨君休問南浦行雲我欲賒喜見龍沙高百雉祇應天上再宣麻玄度居百花洲南

其三

吳楚離居各一方漫乘秋水白雲鄉凝眸天路多疑似屈指仙期尚渺茫雞翅欲飛鳴漸遠彭郎新娶夜初長散花洲上頻回首落月多應照屋梁鷄翅山屬武昌府

其四

池上將雛有鳳凰高飛鴻鵠附翺翔鉛藏筑裏聲悲壯玉許城連價未償楓葉霜侵酣五夜榜人風便夢三湘相逢空有匡廬約無柰康郎一水長

懷小別山寄彭蠡故人

煙棹西浮恨較遲征衣寒色若相欺大姑不嫁緣何事小別千年未足悲風引漁燈聯復斷月微厲影似還疑歸心辜負巴陵道回首瀟湘起夢思

巴河夜發聽榜人歌

待旦經年事枕戈客心喜得楚人多凌波翻出羅

江怨對月傳將子夜歌疑送夢遊長樂堰若教寬度莫愁河從來白雪難為和擬借天風奏玉珂時余將抵秣陵長樂堰屬武昌

赤壁望武昌西山

煙含遠樹露微紅望斷吳王避暑宮不是橫江愁欲渡挂帆猶擬倩東風

嘲小姑

遥憐小姑意應念女兒風大姑不相讓誰許嫁彭郎

望匡廬寄道友堅林

匡廬夢裏瀑應作雪中看悵望不可極白雲多是
安

登洪山寺浮屠

涉歷未能曲前途事可知雲霄無限路或有見容
時

望岳武穆樹

千秋拂霄漢浮雲猶未開浪遊輕别去期與鶴俱
來

白下囑夢

戲囑氷池夢今宵試一回霜繁魂易斷雲度鴈應

猜戍鼓非相促雞聲不忍催客中無个事慢送曉光來

贈平康顧女郎節

畫檻朱闌入夢遲莫嫌鸚鵡見人疑空中風雨隨紅線筆底文章擬色絲酒政坐消寒漏永春光暗逐舞衫移它年上苑傳花夜可似江南第一枝

其二

白雲倏忽渺無端來去輕盈厭綺紈錦字成吟香影細霜痕帶月鈿花寒啼春舌辭云巧映水千紅懶再看耿耿銀河津可望未登天路闕應難

約宇女郎聽歌先所歡至喜贈

擬聽清歌渡莫愁鴛鴦被底不相謀三更展鏡緣何事一諾驅車可自由爭訝迎霜從圯上恍如乘月到南樓今宵夢入蓬萊島奪得羣仙第幾籌

即事倩楊柳嘲麗人

沙堤楊柳近長干嫩綠肥來豈耐看學舞每嫌風力細窺人不待雨痕乾方隨白馬搖波影忽受黃鸝送舌端秪戀曲中偷折去那知春色漸闌珊

隱語嘲曲中姬

千里萋萋草色新放牛不識是何人名花入鏡蜂

思釀比目鷖鉤餌悞綸欲枉王孫侵島道先防浪子遞櫻脣畫眉已借南山茶巔却春來幾度顰

謔螃蟹

誰將公子號無腸躁擾館中莫可當雙眼不來茶竈冷兩鼇能減稻花香眉同母蠣多應缺鬚借蝦王那得長曾與離騷同一辭來適爾雜亦何妨將館躁擾及母蠣缺眉似出學士鍾岏議報王卿長鬚國事

九籥後集

華亭宋楙澄湛今父著
海陵解學夔常卿父校

書

與張叔翹書

金陵得徵美兄書知車駕言旋璽書之錫不特光賁九京行且榮施四世恨弟旅覊他鄉僅附賀交籍之末不得稱觴上壽抱歉何如徵美備述雅意欲弟速還故里爲之釋疑解紛雖骨肉至情雲天高誼何以踰之弟非草木安忍

負此深衷感激之下隨擬束裝東還會朔風方勁
水陸間關是以不獲如願然恐閣下未悉弟遠遊
之故及胸臆之私特以書對夫寔宗之難人知其
起於家奴尹京之無上而非也尹京之斷案章父
毋據理原情法已正矣衆咸服矣又孰爲禍始禍
葢發於尹京之戚曰許勝者勝爲隸人持籤周呼
誑言於門曰錢氏仍斷還宗宅矣於是寔宗始挾
婦東趨而原差金文以索金不暢誑禀失實雖錢
氏即刻到官而事已無及致有衆役之差斯時弟
若令一二蒼頭伺斷公庭則必不受許勝之誑言

致金文之証眞李弟家適構室鄉間無一紀綱僕在郡而舍侄茴孫（卷稱宋馨）少不更事遂爲人所弄弟久家吳門因疾就醫故里於　章父母猶未通謁然誼切同宗不容不披纓而往　一請見而章父母即令左右悉召還諸役矣再請見而寒宗在繫者皆寬假矣三請見而先叔及故里人皆得出獄就瞑矣則寒宗之難忘者在許金二役而弟之戴德感恩獲藉手以報寒宗者章父母也此恩仇之辨較若蒼素不待賢智以故有叩及此事者弟直應之曰寒宗之禍起自隸人若非章父母則不知所抵

止矣昔嘗以此對執事豈對它人而詞有異乎嗣後而謁師江右絶口不及也謁師楚中絶口不言也即今而訪友金陵亦絶口不言也夫世豈有存之於心而不形之口乎既不形於口而猶存之心乎自八月離家以迄于今計五月矣豈五月不言而五月之後復忽言耶之江右之楚中之金陵不言豈之燕京而復言耶一日不言終身將不言矣一方不言隨處不言矣所以不言者佽屬於二役而恩歸於父母以二役而置之口弟之所不屑以父母而忘其恩心有所不安且有口言之則有耳

屬之不待垣也有手筆之則有目攝之不能秘也令言於江右江右諸公必聞之矣言於楚中楚中諸公必聞之矣言於金陵金陵諸公又必聞之矣聞之則必述之豈言入于人之耳而不出於人之口哉筆猶口也目猶耳也言至此而弟之作客可無疑於父母矣既不疑於父母則即日東歸可也終身羈絏可也弟之羈絏也夫何故哉先人有未瞑之遺言思藉一第以報命而日暮途遠苟非避跡遠方而復歸故鄉故鄉親友不以弟爲不肖情與誼俱朝夕綢繆經年無休息之會況弟一歲連

舉雨見於情眾不能懟而回首文戰爲時幾何是以不忍復歸歸且無暇也而忍違心背理令鬼神交鬬其間以遺先人羞哉由此言之今日乃澄明發有懷之時而非含沙射人之會世豈有不圖瞑父之目而以恩爲仇採直作曲非喪心病狂必不至此業已喪心病狂而其言又孰聽之且弟一生半家湖海昔居燕京十餘年未嘗有疑之者居吳門五年亦未嘗有疑之者至于金陵則弟壬子已有遷居金陵議矣刻在拙稿可覆奚第金陵哉汴京弟故土也燕市薊北廣陵豫章武昌瀟湘舊

游也睍峋甦林侯飛鳥之倦并吳門舊業將敝屣焉頃袁湘眞父母叩弟何事不家吳門弟荅以不獨居一國若雲間不歸而見疑則吳門不家亦可疑耶要之章父母之於弟有德而無怨弟之於章父母有感恩圖報之心而無含怒蓄怨之理何也有恩當酬而無仇可復也弟與仁兄締好二十餘年自弟鬚眉以至肝膽夢寐皆能見之諒之必能以鼎言力任之章父母前保弟無它矣縱有疑弟者見弟此書亦未有不渙然冰釋市虎弓虵自茲雖欲疑而無自況本無可疑乎嗟乎澄雖淪落然

自信頗堅用於時則無二諾之季布棄于時不失爲重一言之侯嬴縱至于顛沛猶依然不侵然諾之貫高也何至心盾口矛下同魑魅令白日獨有其昭昭哉耿耿精誠竊意舉世無有能埋滅之者令也陰賊著於本心是自埋滅其精誠矣故曰無可疑者乃自信而不疑非自疑其心而姑釋於有道之前茀曰不必疑也然弟非惟不自疑也更信韋父母乃大有爲之人加以閣下一片熱心相助爲理則均役以別等威擴城以備捍禦奸究屏跡積弊肅清使龔黃拜在下風以幾美二南不肖弟

雖寄跡四方有不歌鵲巢而詠麟趾以揄揚盛美者非夫矣弟感仁兄相念相愛之深刻於五內故不止於辨疑而又進烹鮮之說微然日月不居寳山空返豈非吾鄉一恨事乎吾鄉視弟楓樹也然于閣下爲桑梓於章父母爲甘棠起瘩瘓而衽席之此其時矣伏惟少留意焉

附 付各家人勿執陳慈并孫鯨弒逆書

陳慈之第三弒事發也我曾涕泣道之諭令自甘改過則不必到官而慈勿順也遂聽與許壽至公庭執辯我初不解其故已而詢之同伴蔣義則述慈云我揮五十金求一分上則事立解矣何必甘改過耶此汝等所共見共聞孰知 國法難逃秦鏡不爽自羅法網今五年於茲寡母弱媳子女無依我日夜刺促於心而慈長惡不悛數於獄中輿詐人之詞 都院一訟可槩見矣至于孫鯨伴死投河從慈謀逆周官所謂幼弱不識誠當從赦宥

之科我所以不汲汲于獄成者欲慈悔過自新又思我　先府君遺未瞑之命且我年踰不惑未有冢嗣一旦縱虎狠於野恣其吞噬則其如　先府君之志宗嗣之計何春風困人雖馬蹄未疾而倏于去秋九月房中有妾懷娠遂慨然請于恤部先覓孫鯨之獄今春正月幸復娠一妾自揣生平不應屢沐皇天之眷此皆　先府君　先節母積德所致潑敢不體天地好生之心忍我身猶生於人世而二犯老死於獄中使毋媳兒女終歲撫生人之樂哉况死生有命我之短修非慈所能操造物

司之莫可奪也微天之幸二妾之中得生一子以
繼　先府君之祀則我死亦可無憾慈之悔過與
慈之不悛鬼神不能謀親愛莫能挽我亦何必過
爲之慮乎郎南宮一第但恐我之孝思不能感格
鬼神苟精誠上通於天挽日回天由我掇之也慈
安能以弑逆之謀阻我孝思哉汝等自今對簿可
即以此情控之各位神明幸施法外之仁我一念
既決更無悔心藉　朝廷之雷霆以少延不肖之
殘喘者昔日我未可以死也因二姬之雨露以少
延二奴之餘生者今日我眞可以死也我心如是

而已亦何論慈之悔過與否耶略而不論可也恐
慈鯨與汝等未悉我情故付之梓以為左券

聽途紀聞

華亭宋懋澄自原甫著

太白樓

濟寧古任國也城南有太白樓因城建基祠賀季真李太白八窓宏豁可眺季真常爲任令太白客焉因造酒樓兩公常宴晤於此說者爲非其故其下藕花旖旎亭榭翼跂恍若江南城外天井閘爲唐尉遲敬德建至今仍其舊而不圯其地濟洸沂汶所會也尉遲爲龍盧節度鑿呂梁引羣水合流於此取名呂梁以險似尼宣所觀猶東坡赤壁也

語載南昌萬司馬記中文甚跌宕自喜記稱南旺高天井九百尺天井聳呂梁如之夫濟徐相去里三百餘南旺於濟僅四十耳而地勢不齊若此

王彥章墓

坟上縣城西渡石梁數十家爲五代王彥章墓翁仲殞元虎足折羊角解矣僅餘一抔而廢宇凸新廟貌英武殊有生氣縣侯田君能新湮祀其揚隱風頹意甚盛矣五代無君臣而彥章以武夫抗節豈徼令馮道生愧自朱温而藝祖安得恃南面文其汗顏哉若彥章者非惟力敵萬人胸中眞輕九

士於一羽彼書生矜五車之富苟就功名者比比
矣未識人倫敢以數行傲其不學乎是之謂無恥
或曰朱温簒唐而彥章死之似未合義噫自古忠
臣義士爲萬世立綱常耳豈暇計一時君臣耶苟
息死於奚卓夫子有取焉故歐陽文忠首以忠義
列彥章也嗟乎令子心皆期孝死而逆子竄其首
矣臣心咸矢忠亡而亂賊惜其頸矣日月之影行
於江海吞鯨吸能明不加朗落牛馬溲中羣蛆溷
焉豈惜其耿光躍而不照乎夫忠臣之不擇君而
死猶日月明於溲溺也容妄訛哉

梁氏墓

梁灝東平人及子固俱比宋狀頭固成名巳沒灝始登第年八旬有二矣可稱志士而王元美先生辯其誣墓秭城北行人經其旁碑門石人羊虎具在平山峙其北襟大河而案兩培塿意艮龍也國朝屢有顯者以豪華聞州人猶能道之余少年過吳門人述元美云生平盛筵無過梁東平迭襲七日爲梨花舞而別美人捲袖回簫月下見梨花席地如雪夜鄒枚遊兎園而時值秋月梁官翰苑

徐君墓

循泇河有徐君墓爲季札掛劒處古人譏季子讓國生亂此殆未然季子審音知風豈昧吳之與衰壽夢諸樊盛氣不可語𦒿季子心不任禪逃之他國如太伯採藥可也而依依故鄉意欲挽天心之將去乎抑太伯讓王而壽夢僭擬又季子所心非而不忍訟之口者意更微矣

梁王城一統志名梁城

泇河有梁王城崇墉猶在豈孝王所嘗耶梟鳫無翼與高臺俱空於斜晪良可弔也自泇河抵南陽始達故漕河焚石沃醯焦而加鑿幾四百里漢武

負薪方斯劣矣

平山堂

廣陵有二城平山堂爲煬帝迷樓處泉名第三旁爲太平寺諺云太平寺天下無雙萬曆時刺史吳公疏新城河築梅花嶺杏花村余遊於壬辰夏乙卯叩土人掬茂艸矣其河土人至今稱利淮安及登州咸兩城俗呼呂字

符離集

即南史吳明徹大戰處其石梁爲黃河所嚙圮矣今河雖阻於人工不經橋下然自小河走呂梁恭

城之際已無河流議者謂河走符離不特奪淮而
南將睢泗悉阻朝宗
熙陵漸迷荻葦宜
聖明宵旰而圖也然河必不能南奪江流以沿江
皆山耳

甘羅城

枕黃淮二河之南又名韓信城豈甘爲鵲而韓鳩
君之乎不然何彈丸而兩賢相扼也

露筋廟 按續酉陽雜俎云是醉人血嘗白鳥蕭露而死又云是鹿爲蚊嘗血夜斃故名

不者女子姓名或傳爲孟姜女誤也孟北抵長城

涅血殷骨豈遽湮於此然孟亦以瞽膺兢傳古今事相符甚衆余屢泊其地絶無蚊蚋豈精靈悲子夜途窮倩淸風沉之河耶

東平東阿

東平齊地春秋公會齊侯於平州其地也自東平至東阿山勢皆自東而來天塹可拒奔突造化若分燕齊而兩不特營結東齊實屛翰神京也齊宣烹阿大夫蹟何以杳然使人臣無敗官之鑒噫車書一統鑊中之肉不幾如坻乎

阿井

余曾至其地宛然如本草所圖聞施冬官駐張湫時更新樓宇繚以墻垣非復曩時可洳浥矣水爲濟伏流自西而東至此千里過此又伏故可以治嘔血水色沉沉市張湫玄蹇葦轝三晝夜成膠製同鹿角用濟發源黃屋山

古城

相傳爲先主會壯繆侯處河北高壘立三義廟嘗讀單刀會雜劇壯繆指江水云這是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我欲引之以銘黃河院本作自關漢卿文人而能寫英雄卿豈其苗裔耶

白洋河

通汴梁其水清臨清有河亦通汴城

良村

良村塔鐵造余曾遊其下是荒京也在高唐北與

濟寧鐵塔埒

高唐州

此非縣駒所處耶余昔年經其地見優人韋布余

顏演闆聖獨行千里音巴人下里耳烏覩所爲善

歌哉元人長於雜劇名家多北人今山東竟絶響

豈土人酷於思宋里巷耻習其遺音耶聞姚樵李

侍御官山東倩代索院本至數百若溪莊國賓集金元院本八十餘惜未盡請靚

土城

自汶上至恩縣皆土城聞東平石城被神人於風雨夜移去作兗州城豈天佑

燕京

聖祖祚眷藩以屏燕京乎不然此何以稱焉

堪輿指爲天市垣前五河襟之背負羣山則自太行分脉龍驤鳳翥飲於滄海秦地山河百二視此云何然因征定鼎出於

聖謨爲慮遠矣

泗州塔

塔甚尋常而指名天下以其中有定水珠也非是淮泗皆蛟窟矣甲寅秋吳人於蛛腹獲珠若黍有賈胡識爲定風珠泛海可御颶風至訟於官榜掠幾斃珠竟不出噫若人不愧剖腹矣

𣵀墅

秦皇帝追刺白虎至此而失南有太石出箭𨻶可遊西爲耶律楚材墓妾也耶律墓在燕中劉秉忠墓在蘆溝橋北

金姬墓

金姬墓在虎丘西姬爲張王士誠妃妃以
聖祖圍吳時妃搴旗雲中若示救援
天子嗟異即其地築堤名金姬堰在葑門東其南
爲黃天蕩北枕婁門之崑山塘堰據中流如孤嶼
中截爲三東西及北三面皆巨浸而獨臨於南西
即黃砂石橋本名楊枝塘橋爲韻訛耳

張王母墓

城將破張王請緩師就城中葬母而降
聖祖聽之葬已復以戰城破求塋母處吳人莫忍

言者後王震澤家西城營室傭母塚獲金寶不貲富遂敵國客携張王二子以逸亦莫知所在夫以
聖祖而漏於吞舟似有意解網張亦人傑矣哉免有田横風首列國殤亦屋社意也

井露寺

孫仲謀試劍石在軍營南城南招隱爲漢焦光隱處深二十餘里建石標焦名前有石池

丹陽

城北有培塿可望開家河

賀氏墓

即漢荆王墓聞劉季奴先墓亦有覬之者

徐氏墓

在一雲不愧淮陰萬家其坟卯山庚嚮南從高於北護京兆罷官之歲更食合抱之松如剪名松蚕自庚戌甲寅江南之松被食殆盡武林之天竺虞山之秦蟠皆靡孑遺亦猶修竹之災於花實也

瘞鶴銘

在焦山西巖下焦山之勝在四面可循江而遊金山邇亦四通但不容舟耶余欲於焦山買洲數畝率妻孥耕其中低回孟光益慚伯鸞之乏耻

焦山

龍王廟前宋時有浮橋通北固史稱兀术旣墜復跳而免葢以浮橋可渡也

蒜山

在玉山東玉山之名疑土人因金山而續尾金山一名浮玉且兼之矣更誰玉哉文選載顏延年侍遊蒜山詩山甚峻而小殆不可遊

苦水舖

諺云苦水舖神仙留一度後倚市也然粉臭朱唇厮養緊徒所倚猥也蒼頭不屑寧神仙而留客裹

陽荊州者倭妓女美而情余少年欲結客浪遊謫唐人大堤行而止亦鑒若水之浮譽容曰北方妓女牽衣倘狗其丏涎則明晨旅貲攫於惡少半非我有若然嫫母雖不能傾城幾於倒橐矣乙卯再經不勝蕭索非若庚寅甲午猶是綏綏

楊州

唐史稱揚一益二高駢耗方士南宋疲兵戈今猶匹於江南非煮海不貲耶諺曰可云錦城絲管至今日紛紛也

小簉

高唐北三十里有小鹽飲土沃泉洒日輒就相望壘壘迤於青州其味稍苦土人呼爲小鹽海水呼大鹽

鹽河

恩縣南二十里有鹽河即宋潛河東西龍池大旱不涸水發橋淪率以舟渡往往覆不起河東始於海西連漕河去德州不百里一名老黃河

孟姜堤

在鹽河南岸土人云即哭長城處若然乃齊時長城築之以拒燕者非蒙恬所董役也堤東自海七

百里西繞河南千四百里皆高岡若城史稱蒙恬

絶地脉豈𢗅亦以是亡耶

仙鶴廟

角直東有仙鶴廟爲崑山顧氏墓西洞庭又有角

頭疑皆因角里先生角直志稱陸直獨墅俗呼獨

樹陳河俗稱沉湖

景州

州首𡍲燕京宜崇嚴邑而環以土墉瓮同籓莫爲

漢周條侯食邑

盱眙

南渡每歲納幣於金金使人即盱眙受之余友王
伯纂有三朝會盟錄二百卷北岸小山受幣處也
國朝縉紳經此肅衣冠遥拜
一
㓗陵於東南
涿州
因翼德有三義廟大著靈特
世廟時　景王之國遷延不前夜夢神人戟髯容
猛持矛呵王王驚不俟鷄鳴馳去萬曆中余鄉紳
徐■　甲戌進士宦蜀中土八張綱江流獲一首
題金甃盝云前將軍張飛凛然如生不敢慰梧異

今人數千年浮沉江中一旦出人間此何意耶條
宲相傳嘆異累日具禮瘞之山中余師董鳳岩諱
傳□爲徐受經弟子徐諱□習春秋號南儒先
生按三國志自右將軍遷車騎將軍不知何以稱
前登聞中之役復有後命耶

鄭州

宋三關也小說家稱楊業第六子景疑師於此其
奴友曰孟良焦贊皆勇冠三軍景痛父令公奴李
少卿碑下潛使良入虜盜骨歸瘞焦屬垣知之私
踵良後乘間先良盜骨良夜遇之不知爲焦也自

腦後椎之焦流髓灸良景令公骨歸報與景心疑焦之竄去後有自虜中歸傳焦灸令公瘞處蕭后大喜臨朝受賀孟始知嚮夜擊灸爲焦痛絕悲思不已卒自殺院本亦有偷骨四折爲元人作造語奇峻得西京風骨景累受王欽若誣貶謫窮海毋余太君英武不愧令公子孫多奇邁不羈相將入太行屯牧自由至今尚在其說多不經然非令公已下意氣絕倫安能使人千古摩神習習猶有生氣耶曾聽評家稱藝祖少年爲酒徒無賴竊造禁院遇韓臨盜爵之至於徵酧而牛飲不已見酒缸

中有晃旒龍衮人怒以為酒神靳飲呼神起欲與白打疑其故匿照他缸亦復有之益怒持白梃擊缸酒悉傾因大笑且飲且擊沉醉鼾鼾酒缸間子夜稍醒懼禍不測越墻逃去時隆冬上帝遣龍師吸大雹如專車擊御苑宮殿一時皆傾缸跡悉泯竟得免去題曰冰打御花園絕倒落人鬚囊故老相傳宋孝宗欲怡太上令史臣編小說數千種余所抄燈花婆婆種瓜張老平山堂小說皆其類也噫孝於嗣父而逆於嫡子孰謂天道有知哉余隣張國維嘗述其先世云昔高宗將從武穆北征檜

請問踧曰宜和若歸不難以太上退處未識陛下何以待靖康高宗默然由是寵眷日隆言興師者耳塡矣至誣殺武穆亦話其密受欽宗蠟書報以誓相推戴云噫若然則光宜子高少酬其不弟且因兄而死父於沙漠與秋逆何殊當時若聽武穆直抵幽燕不待黃龍痛飲而二聖南歸矣此肅愍之功不下中山也然非

景皇之友愛

英廟何由旋旆哉其策出於公羊何以用之輒効

春秋之宋戰國之趙僅一隅耳猶知出此南渡襲

其姓號而故智不師竄沒海隅宜哉

宿州

驛名睢陽非張許死守處也睢陽今河南睢州宿

州城河出鯽風之供

御饌腹中蔵肉土人私市故珍之

普拿錢或云普拿猶言皆要也又云是虜遺音

自徐州至德州使普拿皆開元政和大觀宣和耳

大觀錢最美自景至涿州皆使小好小好即史記

註肉好是也多天禧天聖天元元祐祥符不知與

普拿奚別但稍完整耳自雄縣而北皆尚萬曆

善家橋

其水即滹沱河余於西山度滹沱水勢如沸浪聲無風而雷至善家橋聲寂矣乙卯秋於七月初四未過前辰刻有日者推命橋上適奇中驚動市人且積日也積日聚百貨爲市橋忽傾灰土人三十餘經過者不討東流如弩莫能蹤跡時呼日者爲推命鬼日者沒而復出豈天假之以溺羣魄耶時有一船亦覆死者十餘人死生之不測如此土人謂余經蘆溝橋水爲渾河水勢惡於此百倍則余涉於西山或渾河耳

皇上戊子幸西山壽域率輔臣踰嶺觀渾河因念
黃河世爲國患　諭侍臣宜愼簡掄太原王相國
有記則西山之河非滹沱明矣

流璃橋鐵柱

世目爲王彥章鐵篙長幾五丈上方四面各闊尺
許重數萬斤無論人力不支卽其方規似亦難於
運用余叔父參知季膺君云此地多龍龍姓畏鐵
植鐵以拒龍戲然燕京有家琉璃橋及蘆溝橋下
人又言龍每乘春水南行輒從橋下過欲謁水神
也若然龍豈畏鐵哉王將軍忠勇冠五代神力豈

容思惟

鄭州二

國初有城

太宗怒其固拒靖難後盡夷雉堞今土壘猶存若有慘色

雄縣

相傳爲天雄軍此地無險可據不堪虜騎衝策豈修齋誦經能免耶是時宋都汴梁去天雄甚遠或契丹取道河中則城有所不攻耳不然豈所謂楊景小字六郎者方鎮三關耶當是時宋若於天雄

出銳師數萬直擣幽燕或伺虜東還要其歸路亦一奇策萊公遲回請盟或意欲出此而挽於同事是亦天也不然可以免靖康之禍抑六郎駐鄭州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其子明之倖乎小說稱欽若私通契丹足底鋪盟誓之詞則契丹經天雄而不犯豈要言是踐哉歸天下之惡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獻縣水土人云乃西滹沱分流

卽東漢河間獻王地出坳北百丈每歲秋水西發淹迷行道賃舟浮水十八里始可陸行昔水發河

間近歲開府邉公任丘人尤水湼河間遂塞上流作堤建廟以示不移水名黑羊河先時有謡云鞭驅黑羊至是應讖焉於是河間始爲平陸而水浸浮於獻郊矣土人云河間戸口昔稱繁實者恭民資菱藕魚族之利今雖聚落依然而祈年不滿戶口蕭然獻縣秋時被淹冬初水退麥根藉水滋春無旱苦水中細柳毀蒿資編筐造燭之用水𨚫於途人土着不厭也若邉撫臺者以方五代之過吾薩未知何如夫興利除害　廟室自有定讀土人之口其可馮乎吾弟須河間之功𥙷已

河間

石城古黃河於此入海曰滄曰瀛因水國也今黃河日徙而南余庚寅至己酉時往來其地猶見採蓮之舟棹歌盈耳乙卯秋重經其地雖浮梁尚在而苜蓿迷郊嚮之茫茫僅於秋日一見之獻縣矣

毛公祠

河間縣北有漢儒毛公祠

司馬氏

任丘縣石城道傍有漢司馬氏後裔坊豈自别於司馬宣王及涑水溫公耶其地爲衣冠藪

東昌府

古聊城也中有鼓樓甚雄麗何不祀魯仲連於樓間東嶽廟亦弘麗

滄州

鐵狻猊甚巨一足蔵盜三十餘豈守光父子所鑄耶何不度乃爾去城幾二十里

獨馬劫以一人雄二斯劣矣射削暴矢而鏤其首不鏃聲如風箏

余庚寅甲午猶見懸首榔間今絕響矣由女墻長塹足以拒其衝突相傳亦江陵功今昔趙會元家居喜挾資作賈賊莫敢睨犯者輒命中一日於道

中途後夫鳴鞭經棗間撚趙弓弦笑曰勁哉弓是人甫傍馳前騎已報刼矣趙挾矢躍馬控弦未滿而斷盜割於撫弓時特存數縷俟其張耳趙怒思同籍某去道傍不遠借良弓踵盜後盜方分贄柳間趙鳴弓大呼盜驚走鳥獸散盡獲前貲自後但令蒼頭將事不復躬行矣囟奴入寇相戒去趙居百里牧畜銘趙字於鏑至虜地輒送入塞趙多方畧不特勇技也有捕盜人殺賊經年矣一日校射軍營見縞衣白馬婦人突入竟射殺捕盜人羣騎合圍遮之婦人雄麗絶世語諸騎曰能射中我幸

不免當失身須臾始就　國法諸騎各自喜方整弦張弓婦人忽衝塵而出其多方愰之乎

鄭州二

州北逼水背萑長其中民資芰蔆中流水黑色稍北漸清掬之亦微黝水逼琉璃河舟行可抵橋下土人云水出牛蹦山在京師東北通海余嘗作薊北遊數策馬涉河未嘗見黑水然數過大澗或涉而不知也

高郵邵伯河

即白馬河一望極天昔年舟行河中不特畏濤緊

際刼賊恣意殺人往往與長年共謀鼓𢷬而遁罪
詞家載蘇縣令事可駭也江陵奔喪歸惡其瀾狂
入朝諷潘大司空築堤障之潘任曹判官董其役
堤踰年始成曹以刀筆吏起家遷官至鹽司三品
華亭人至今行兩堤間眞如明鏡中也

雄縣

土城南有古瓦官橋爲白溝河下流北渡王交橋
河小而渾雄縣城長於南北視河間尚廣但多空
耳古雄州劇地道傍皆通舟楫

白溝河

成祖大戰處水勢平衍易水至此東注易地釀名酒剏坆之聞范光甫爲邉郎稍變釀法酒味始衰劖不如遵化冬釀羊羔酒六月都無羶氣世傳王元美先生品襄陵酒第一叩山右諸君云甚醲穠頗一盞便醺友人張翔之諾我貰一人荷二經至燕道遠竟莫致也生平於張無隅即中飲桑落酒色白如雪輕滑而香似不從人間來云出眞定張湫亦沽之色味殊劣桑落一云霜落記釀酒時也乙卯冬旅燕中虞原見時患我清豊桑落暨才酒才酒奪長安諸酒味其桑落則不如張甚

交河

遊人經其地城偏獻縣東南萬里交河水北流乃西域車師前國王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䴢爲雙鸞度中洲指白鷗也燕掠水而不浮

新城

城南建二忠祠爲張樞密叔夜文丞相天祥祠不作碑使小人不知祠意余謂祠不必作記鐫本傳足以示不朽矣一絶吭於渡河一就戮於燕市信不愧此士將入門有文昌閣七十二化爲蜀王建太子名元膺被誅一云即張仙乃花蕊夫人託言

以祀後王然老泉祠之而生子瞻子由神稱梓橦
浒其自也二郎神亦蜀神吳人崇祀昆謹司禍福
王獲獵江東神姓石名固江右貴溪人吳中建廟
嘗前神祭須白鷄耳徹聲禱必撼其耳我
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河將敗其牙纛爲檣叩神
得世間萬物各有主之句不聽卒取之凱旋奪神
籤以畀圖聖江東祀始衰吳人又祀劉猛將云是
劉䎘昌弟而民間祀本稱劉爲青龍鎮人困於後
母棄溯溺死故披髮不冠君子惟圖經自據又有
氏施氏宋皆號相公宋嗜鬼血佔客多祀之廟祝

一朝市血千錢施廟北寺右宋廟北濠咸稱前朝神乃扈高宗南渡者非忠義之氣鬱而不伸曷能至今耿耿哉又有晏公亦江河神王伯穀指爲晏子不知何據王之先烏姓烏獲之後從三寶內侍循海跡　建文時從行皆給金符烏墮符海中法當死遂亡命江陰變姓名爲王氏後再遷吳門

金龍四大王

武林人謝氏宋末不仕讀書金龍山中聞元人破城投錢塘死

太祖命將北征神從雲中建旗鼓臨虜虜大敗諸

將上其事遂有是封王黃河風浪神異立見其詳載河北祠記余中夜嘗聞滔聲如闕內霆鞭雖晝亦時聞之有時數丈之水須臾輙洄洄忽立波非神而何

涿州

闕北有河名北闕河水北決去橋幾里許其水出西山亦發源黑羊山北行更有河名虎狼橋石甃亦圯

聖明遣中使齎內帑數十萬金董役弁徒舊闕橋於新河未至琉璃河南有二流一石梁一土橋

琉璃河

亦名燕谷谷猶谿生黍谷也寒土如葭管之灰待律而飛見燕如見黍焉橋亘二里皆石甃雄壯可入燕都賦水不巨而聲激橋石如雷

良鄉

在琉璃河北四十里石城南有舊店道敝殿河高岸為谷信也

高唐州

孔道之處凡十一民苦於郵傳土無十石之儲昔江陵時天下郵貲歲僅十三萬今至九十三萬憊

寧特邉觭囷國哉當世有管夷吾郈鄒其首矣

良鄉二

經　文廟前甚隘泥濘不能下拱立車中稍闢

地而障之以墻亦飭敬要務也

九女堆

濟寧北有九女堆石馬坡有之句曲亦

王招討墓二

梁招討王太師墓在汶上縣西門其翁仲石馬皆

橑落縣尹田公遷唐牛駙馬墓石像易之雄偉精

工足稱太師英武弁徒駙馬碑鐫新廟文太師昔

濟

成祖御祭

開家河

開家河有二石人男女可辨舜華山一笑以贈民

夫子堂

經青浦白鶴港港西有夫子衣冠墓道土人稱夫子堂

阿井二

阿井之泉九竅施都官復其故丙辰春重經井左

割雞嶺

割雞嶺劉撫臺所疏豈武城故址耶

夔父

萬曆乙卯山東大旱百卉俱盡有父殺子爨之官

叩其狀子曰父不我食且食於人官涕泣殺之

人羨

道出臨淸南執鞭人指東達曰走此鬻饒人肉不

五十里人羨一盞小好至二文

不執生

丙辰夏山左霖雨五穀綿花不種而萌迨秋大熟

顚流離不返千里無烟

人行

山東大飢男女西走中州南渡河淮淮撫恐其生亂約法拒之日亦數百人所在悉立人行夫沽爻育暮市不就朝餐俟以舉火

詒印

𠞰賊攻山東一城破縣令踰墻走遺印衙中募人取之而賊方排衙募莫應也一役夫請入戎服麗裝持大刀直上堂事謂賊首曰某受縣令異寃幸大王舉義師得圖報復請代大王投食其肉賊聽令人懷印腰間復提刀出謂賊曰逸此寃家請不

如故賊慰諭解去

散黨

乙卯山東賊攻城破邀獄囚俱去因佯喜請爲先驅因說賊曰得城不守終將焉歸某請從大王掠他縣此地留悍帥守之庶大事可就賊然其計令爲前導因乘間逸去賊黨分勢衰旦夕悉敗

盜蹤

余叔父季鷹君嘗曰粤人呼引盜入曰蹤山東亂盜皆潛孔道田家日具相與酣飲於途視客裝若何圖則羣起掊擊掠財厚酬田家各鳥獸散蹤者亦

脚也言若賊之手足抑心膂矣

梁山

梁山泊有小梁山爲宋公明分金處分金井尚存新建三十六頭領貟廟大梁山乃公明結寨處舊有廟毎年四月初八出會民被盗者控之輒殛盗斃豈山見提轄惡其孱莫敢

直河

直河別道有絡馬河清江浦閘外有別道曰楊家廟

黃家口

桃源縣東二十里有黃家口通海在河北今口已閼乃楊撫臺疏之以洩河水欲免熙陵之浸也

三汊河

三汊河有巡檢司駐河北

泇河

泇河口有石梁半湮倚水一隅以土橋接之亦不滿半

田家口

田家口乃直河與董家口之分路爲黃河所突其

北漏漫無際

梁王閘

經伽口即迦河有巨室大鎮也一名董家溝梁王閘有梁王城

盤門

盤門外有郎家坟娘娘坟恭亭青松菴仙人堂俱可遊攄志云張王士誠毋僞太妃塋處故曰娘娘今吳人呼女媒曰娘娘則不必太妃矣

北固

瓜州與鎮江渡口相對而郭景純墓爲首淄金山

之龍王廟爲次淄船走淄中多泥土人貪帆程稍近故沿習不移議者謂瓜州之東有新河故渡口也若移渡於新河而决焦山之沙帶以通舟楫可永無溺淄之虞

北固二

又無梁㕓東新建玉帶橋泊舟其下俟溺者拯之甚便造舟須二十金復置田數畝每年計米十二石募操舟二人便可終歲將事嗟乎孰與造慈航

燕中歲時記

元宵燈市奇貨畢集輒質諸侯及貴戚家珍異雜

列肆中招摤衆視玉帶一肆輒十餘圍惟前朝禁
中物不可思議士女乘月走三橋云一歲無疾因
相將摩東西華門獸面越夕如鏡亦以爲祥
正月十九遊白雲觀名燕九一云閹九因丘眞人
以是日魹閹入世祖大内故也盤馬殆千騎率皆
中官將種
淸明遊滿井高梁橋燕中婦女帶九梁金冠高尺
許持銀三鐶粗珠額雲肩統袖乘肩輿携酒盒倩
稚家女伴至高梁橋柳堤遑脱裙張柳樹下趺坐
一醉樹間嗣後貧至乞丐市人競指之曰是常爲

人過者爭出酒食金錢畀之否則呼呼竟晝夜不
獲一錢呼為人若此亦甚易矣孔顏溪剌几誤煞
燕人四月八遊戒壇中官持錢施淫於方僧諸妓
各置一棚以蔽淫具棚有軸便於移徙惡少繫馬
於棚鞭之棚走如飛而淫不徹
五月遊天壇曾至浴室雙䥶皆錫成其中貯湯以
障風也行宮悉髣髴大內
文皇西嚮坐坐具甲𪗎
秋夕砧聲竟五夜　　中秋祀月鏤玉兎擣藥圖
祀畢焚之

重九有寒色登高者寂然間有至興德寺臺臨水北眺者稍西爲闕聖廟臺亦北面軒朗似勝興德

十月朔婦人登炕如蟄虫不出矣

長至繪九九圖作圓形而中空每九日滿則墨塗一圈或填以朱客中覩之壯心幾不自主長至日吉服朝賀緋衣如歲朝

吳門歲時記

元宵於市中摽綵竹間繫燈其上遊人從燈下行猶有作燈謎者解之無不絶倒

二月遍遊諸山而十九至支硎士女艷妝天下無

兩洛陽女兒多恐狐翁覩吳門廆傀作夜郎王也

萬曆甲寅四月初八盂臺楊修齡覩浴於北寺塔

四月十四呂純陽誕辰百伎塡集福濟觀而管絃

爲晁擾攘迄鷄鳴明晨市花竟日

端陽觀躍龍舟於胥門閶門至望齊門舳艫鱗

次相擠有墜水死者惡少年亦率逞其雄兩臺力

禁今寥寥矣

六月二十四日遊荷花蕩即黃天蕩南岸也舟泊

西蕩口而不至蕩中未嘗覩蓮花面也何必見戴

吳人有焉

吳人昔年夏日皆遊石湖邇年競泊閶門北陽城
河緣長年慮石湖行路南風作石尤暮夜苦蚊蚋
故揚言城北饒風實無地問柳陰而遊人將錯就
錯意與長年共守苦耳按郡志陽城在長洲縣東
北其左有陽城河或疑爲鶯脰河又在太湖南則
此地疑名自後人故志不載
中秋無貴賤悉至虎丘虎丘昆不宜暑至是凉飔
薦爽千人坐又作酒肉場矣姑蘇志載歲時頗詳
獨缺中秋豈爾時風俗猶朴未解看月耶長空萬
里玉盤金餅埋瘞二百年辜負遶梁不知幾度

中秋夜吳人悉度曲于虎丘昔年張都官銘盤喜南音中秋俟夜將子率友人遊五武三坐石場前曲纔命口山中萬音俱寂迄五更終無一人嗣起今則凡嚮迭奏陽春下里雜沓無分起周郎於九原不勝狼顧矣都官謂余言少年有血疾養痾舅氏家舅氏善音律乃習其技不特病已於制舉亦忽有悟公孫舞劍不特通書法也張萬曆丁丑第諱新

十八夜看一串月月初起時於流雲亭東望數堤相間一堤水中現一月相已而中流之月忽叠爲

三流舟歌款乃而破之錦鱗千頃如開元壬萬頃寒而未奇也逕聽寶帶橋下一環成一月約二十餘一一如十五夜時士人指為一串者是已食頃倏散因月高耳

重陽類爾遊吳山實不登吳山而涉吳王郊臺之右面石湖坐画船蘭槳俱泊行春橋下簫管雜絃謌居然太平盛事

十月後遊不越虎丘亦無常期不足紀矣長至一如平時無復曩時罷市

金陵歲時記

上巳登雨花臺酒腥肉羶支硎不能過也而之遊女雖平康竟無一人清涼山春月率登之猶吳人之虎丘自清涼之雞籠幽邃如行深山

端陽重九率齊王孫王之龍舟躍桃葉渡間登高半在牛首

五月十三遊弘濟寺燕子磯吳門亦無以踰之百伎集關聖祠前不特龍舟也

中秋多之棲霞牛首友人錢簡栖有金陵明月篇堪與仲默壽毋遜

燈夕甲江南市人苦旱則燃燈不必元夕能異特

甚燕之拙吳之靡方斯劣矣羣形出沒燈影閒倏
忽萬情疑必有本友人陸天倪有金陵元夕篇不
減帝京
余自庚寅迄丙辰君燕十七旅吳者二故鄉
不滿一而金陵則未嘗經年淹也然倏歷三
時可謂久矣因記燕吳遂并及之
虎丘劉氏墓
劉氏墓白玉蟾相地在虎丘將指穴叩主人云君
欲三代後世世三公則請北落如欲貴自今嗣則
前十丈科名亦蟬聯但不極耳劉不耐寒素因亟

請前至今如白語

虎丘雜記

虎丘寺

老僧隱竹爲余言山有二寺分比丘僧比丘尼僧居西巷宋元時也果爾僧尼如頓冐遺呂后書誠兩便矣

雲巖

山巔南望爲羣木所遮惟登萬佛閣可眺一二山東梅花樓遠眺諸山障若屏帷

虎丘養鶴澗

澗夷爲平土余欲濬白蓮池因疏石橋下自南濠于西直抵石壁復環北而歸劍池寺僧諾我矣

劍池

余家王父三江公嘗謂叔父溟鶴君曰余居吳門幾二十年其時劍池水猶通海湧峯細流從二山門西下後寺僧以堪輿家言漸淤之十年前石覯音堦下猶有石橋今悉湮沒

虎丘香花橋

寺中老僧爲余言寺之二山門有橋通東西水未塞前寺僧多慧寧夭塞後多蠢而壽噫不信[illegible]凡

泥乃消靈散酒肉丹也

虎丘石井

石井在劒池西南嶺上隱石觀音殿北非藏經閣後也觀音妙智力十字刻像前

虎跑泉

萬曆辛丑間有無籍投其處寺僧受誣因塞寶至今

虎丘山門

老僧言寺山門舊嚮東開由白公堤而入至二山門始南

虎丘幅圓

四面皆水高岡如城惟退居後鑿堤引一水入抵南轉西而止似與堪輿家有助

虎丘田

虎丘無田可耕田悉在水外

草木

多古榆　松猶存萬松所種　山北址玉蘭於平遠堂下望如數匹白地明光　岡有黃連樹　厲壇西張氏杜鵑花發妖艷一時揚州瓊花何以稱絕　山門風揚數株增揩級之勝冬月樹影落衫

袖間宜一二幽人

草

山中多何首烏

獸兕狸獾

禽饒錦雉山多惡鳥鵩鵂鶹鴟甚不聞彈孔雀肆鸚鵡也春來亦饒百舌黃鸝

茶

產西山者佳東山亞之淮以冀則不香過黃梅則味劣歲採不數斤而郡邑命衙官擊柝守之以供好事任持歲費二十金眞山靈妖孽予有勸虎丘

僧伐茶說

志中叙僧月堂

有徐文貞公詩益文貞公誤耳公名玹

余嘗讀書虎丘擬爲修志而未遑也聊紀數

言於筆間屢回山陰之棹有使然歟

鄭花巖

姑蘇有兩獅山一首嚮胥門曰岝萼山右曰鈴左

曰索是王僚葬處

一日獅子巖俗名獅子口首嚮太湖若奔渴而就

飲者領下有鈴鈴東南埠若毬毬之巔題曰鄭花

巖字大徑尺筆勢遒勁相傳爲宋人書其地一名臥雲乃文正遊息處余友范象先塋兩尊人於鈴下未幾年育二子鄭花玫花本志皆不載詢之獻老亦不知象先云即梔子花

呂翁

余先人嘗與客言呂翁曾至酒肆飲而不酬踰月將別飲至醉持橘皮畫兩黃鶴於壁謂主人翁曰是可代値也招一鶴跨之凌空而去所畱鶴侯客至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徃主人是命於是飲酒傾四方酒家遂致鉅萬餘年鶴漸隱去余嘗於春

中浦南岸遇武人泊舟載黃鶴二

呂翁

先人又言呂翁於吳門黃省幹家司劉藥元宵夜主人令抱幼子觀燈遂移之遊閶夜半歸滿袖携荔枝香爾時此果閶亦不鮮疑從閬苑中與蟠桃俱摘

李福達

李福達袖中有銀獼猴如豆嘗使行酒酒之所在獼猴至焉矯捷如生一日有人拒飲猴拏是人鬚爲唇而禦酒如初李於袖中驅小獼猴數十入鬚

間溲溺如汗是人益怒道人抵掌笑曰猢猻經至

矣鬚髯髯皆成絳樹已而交合精溢其中如雨木冰

須臾盡生子啾啼如秋天將雨夜其人惶怖伏地

請飲李大笑以袖斂之寂靜如初

槖駞

其交合惡人窺窺者必窮之焱遑人云槖駝醉柳

見柳則聘駝不行大將移家率數十頭